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

# 摩诘诗画之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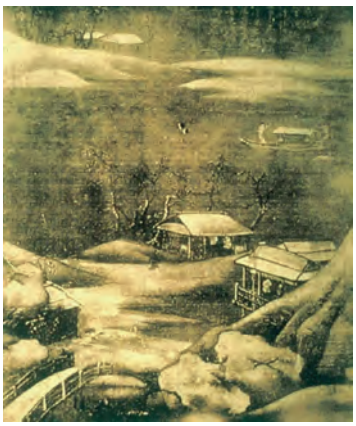
作为文人画宗，王维以诗笔作画，亦以画笔作诗，诗和画，在王维那里显得如此浑然一体。

撰稿 | 喻 军

王维，字摩诘，《旧唐书》谓其“博学多艺”。其诗若山间流水，天上行云，非心境圆澈，不能如此通达。比如：“不知香积寺，数里入云峰”“古木无人径，深山何处钟”“晚年惟好静，万事不关心”，语言明白晓畅，其实清绝尘寰、大朴不雕之气。比如“江流天地外，山色有无中”“松风吹解带，山月照弹琴”“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”，十分富有画面感，那种绵邈无尽的象外之意，则须会心。再比如“行至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“白云回望合，青霭入看无”“大壑随阶转，群山入户登”，词语不假修饰，却深得化机，其心性情怀，可谓涵蕴其中。还有“木末芙蓉花，山中发红萼。涧户寂无人，纷纷开且落”“来日倚窗前，寒梅著花未”，一种空寂深幽、水流花开的意境，跃然纸上。

摩诘的神韵出自灵根，亦有慧命的加持。董香光认为：“画家六法，一曰气韵生动。气韵不可学，此生而知之，自有天授”，正合此理。王维是减法大师，常以三言两语，便达致言简意深、“无意于佳乃佳”的至境。他的诗句，往往看似漫不经心，却干净利落，高度概括。读他的诗，时感孤秀而馨，浅白而深，平缓而奇，淡宕而浓。这种删繁就简、去芜存菁的艺术手法，史上不乏成功的案例，比如倪云林、八大山人等，都是计白当黑、不事铺陈的简笔圣手。

摩诘的诗，实现了对日常生活的超越。自古文人心境中，总有一袭青衫，可醉高风、可抒胸襟，王维概莫能外。他吟咏“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”“竹喧归浣女，莲动下渔舟”“隔牖风惊竹，开门雪满山”，可见其浓厚的竹子情结。元好问誉之为“古来画竹尊右丞，东坡敛袂不敢评”，竹之于摩诘，可比菊之于陶潜，梅之于林逋，莲之于周敦颐，是摩诘懿美高洁、胸次廓彻的流露。



王维作品《雪溪图》（传）。

王维的诗风，和陶渊明一脉相通。他19岁写的《桃源行》，表达的正是对陶渊明的礼敬之情。后王维多次引用陶诗意象作诗，比如：“复值接舆醉，狂歌五柳前”“一瓢颜回陋巷，五柳先生对门”等。清人沈德潜谓王维得其（陶渊明）清腴；《苕溪渔隐诗话》谓王维学陶渊明“得其自在”，但话说回来，王维隐居辋川的田园生活显然要比陶渊明归隐浔阳柴桑闲适、安逸得多。陶渊明归田后倍尝养家的困苦，常有忧生之嗟，而王维则相对富足。他是辋川庄园的主人，根本不愁生计，展现在他眼前的风光，自然别有一番情趣：“新晴原野旷，积木无氛垢”“花落家童未扫，莺啼山客犹眠”“杏树坛边渔父，桃花源里人家”等，在诗中构筑的，仍然是桃花源般的出世境界；是以一颗仁爱之心观世，是对于隐士精神的传承。其实，他是经历过社会动荡和人生苦难的人，隐居辋川20年，追求“落日山水好，漾舟信归风”“涧芳袭人衣，山月映石壁”“随山将万转，趣途百十里”这样的恬淡自适，可以视之为觉悟的人生和返璞归真，故才被称作“诗佛”。

作为文人画宗，王维以诗笔作画，亦以画笔作诗，诗和画，在王维那里显得如此浑然一体。其实，诗画初无二道，“画者，乃天地无声之诗；诗者，乃天地无色之画”。正因为王维的“泉飞藻思，云散襟情”，还有他精于绘画，把构图、色彩、疏密和虚实等手法融入诗中，以及他儒道皆通的渊穆大雅，使得他在中国绘画史和文学史上，皆成为居于绝顶的人物。

**信息**

**“开天辟地——中华创世神话文艺创作与文化传播工程”成果展**

近日，“开天辟地——中华创世神话文艺创作与文化传播工程”成果展在中华艺术宫举办。展览汇聚中华创世神话工程优秀成果，以76件主题美术作品为核心，同时集中展出工程在连环画、影视创作、舞台艺术、学术出版等多领域的工作成果和文献资料。展览还展出了国内首度梳理的“中华创世英雄谱系图”，是中华创世神话“英雄宇宙”的雏形。